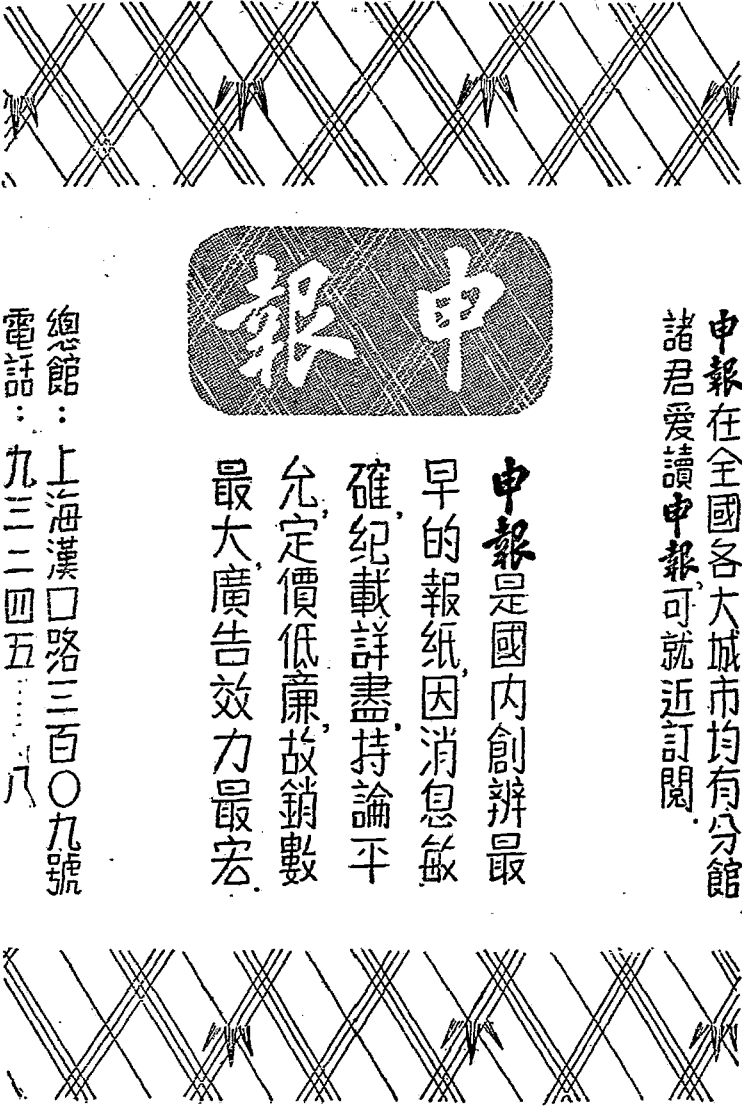


申報通俗讀物

蘇武牧羊

通俗讀物編輯社編輯
上海申報館發行





申報

申報在全國各大城市均有分館
諸君愛讀申報，可就近訂閱。

申報是國內創辦最
早的報紙，因消息敏
確，紀載詳盡，持論平
允，定價低廉，故銷數
最大，廣告效力最宏。

總館：上海漢口路三百〇九號
電話：九三二四五……八

蘇武牧羊



杜箴宇 (南)

古代我國的北邊，有一個極大的敵人，那便是匈奴。在殷周的時候，（民國紀元前二三〇〇年至三七〇〇年之間）它不斷的到中國邊境上來騷擾；到了戰國秦漢之際，（民國紀元前二一〇〇至二三〇〇年之間）它的勢力更是一天比一天的擴張起來——除了它原有的根據地（現在的蒙古）以外，差不多東胡（現在東北的北部）和西域諸國（現在的青海新疆）都在它勢力範圍之下。它既然有了這樣的勢力，那裏還把中國看在眼里，所以更是不斷的侵犯中國的邊境；漢

高帝七年（民國紀元前二二一年），因為它屢次侵擾，便發了三十萬大軍去討伐，不想中了它的誘敵之計，在平城（現在山西大同縣東）被它圍了七日夜，才得逃回；到了漢惠帝三年（民國紀元前二一〇三年），它因為中國當時是呂太后掌權，便由冒頓單于（單于是匈奴的政治領袖，和中國的皇帝一樣）寫了一封『辭極驕慢』的信給呂太后，信裏說了不少褻瀆的話，當時呂太后大怒，立刻召集大臣會議，要殺了它的使臣，發兵去討伐它；但因當時的兵力實在抵當它不過，所以只好忍着氣去敷衍它，和它『和親』了——『和親』是漢時才有的極可怪極可恥的『懷柔政策』，就是把中國皇家的女兒嫁給外國皇帝作妃子，借着這種親戚關係，來維持兩國的邦交。以上兩件事，都是漢朝極大的羞恥，所以漢武帝即位之初（民國紀元前二〇五年），就想

— 羊 牧 武 蘇 —



給嫁兒女的家皇國中把是就，『策政柔懷』種一的時漢是這

• 子妃作帝皇國外

重重的給它一個教訓，使它不敢藐視中國。那時中國因爲五六十年太平無事，國家富庶得很，很有力量來和匈奴作戰，所以就發兵去攻打它，一連幾次，它果然也有些畏懼中國的意思了。武帝天漢元年（民國紀元前二〇一一年）匈奴匈奴單于死了，他的弟弟被立爲且鞮侯單于，且鞮侯單于恐怕中國趁着它國裏有喪事的時候來討伐它，所以極力和中國要好——把以前扣留的中國使臣，一齊送回中國，武帝認爲匈奴是誠心向善，也就不問以前的事情，派了使臣齎了金錢去和它修好；在這個時候，便產生了蘇武的故事：

蘇武字子卿，京兆杜陵（現在陝西的西安）人；他的父親蘇建，本來是一個軍官，曾經好幾次參與討伐匈奴的戰役，所以他幼小的時候，就很有愛國的思想了。

這次他被派爲和匈奴修好的使臣，同行的還有副使張勝假吏（就是暫時充任的職員）常惠等人。他們到了匈奴，把金錢交給且鞮侯單于；又說了許多親善的話，不想匈奴的意思，本來是恐怕中國趁着它國家有喪事的時候來討伐它，這才假意來和中國要好；現在看到中國不但不討伐它，不但不提前事，倒給它許多金錢，以爲中國是怕它了；於是乎且鞮侯單于在接受了中國的賜與以後，就大大的驕傲起來，這實在是在中國意想不到的事啊！

恰巧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個謀殺匈奴貴臣的事件，事實是這樣的：有幾個亡命在匈奴的人和匈奴的緡王（歸附漢朝的）商量着要趁單于外出的時候，迫脅單于的母親投降中國；又要把漢奸衛律（衛律本來是中國人，後來投降了匈奴，單于因爲他很會作漢奸，所以很喜歡

他，封他作丁靈王，在匈奴方面很有權勢。殺死，作爲投降中國時的「見面禮」。在這些人當中，有一個叫做虞常的，他在中國的時候，和副使張勝很要好，所以他們商量這件事情，虞常想把張勝也拉在裏面，於是虞常就跑到中國使館裏，和張勝說道：「衛律做了漢奸，竟在單于那邊計劃些對漢朝不利的事，聽說漢天子十二分的恨他。我因爲這個很想把他殺死，但恐怕力量不夠，我的計劃不能實現，所以要你幫忙一下。這事假若辦成了的話，豈不替國家除了一個大患。」張勝聽了這話，就應許了他。又給了他許多金錢，使他分給同謀的人。計劃定，只等實行了。一個月以後，單于出去打獵去了，留守的只有單于的母親和其餘的家屬，虞常他們認爲時機已到，打算即日起事，不想在他們同黨中却出了一個漢奸，趁着夜間跑到單于家裏去自首，單于的子姪兄弟們聽



了住捉活們他被常虞

了這個消息，便起兵把這一羣人包圍起來，結果是緝王和其他的人完全戰死；而虞常呢，却單單的被他活捉了去。

單子回來了，把這一案完全交給衛律去審判，這時却慌了張勝，恐怕事情一洩，連這前來修好的漢使，都要脫不掉關係。所以他就把虞常來找他的事情，完全報告了蘇武。蘇武聽了張勝的話，說道：

『事實既然這樣，我們一定是脫不掉關係的了。我們本來是修好的使臣，這回却因為參加了暴動的計劃被他們殺死，這不但辜負了國家的使命，同時也污辱了國家的地位，與其在他們唾罵鞭打以後再被殺死，還不如自殺來得爽快了。』

蘇武說完這話，立刻就要自殺，經張勝常惠兩人苦苦勸止。這樣，只有等待着未來的不幸了。

虞常受刑不過，果然供出了同謀的張勝。單于見了這個供詞，直要把所有的憤怒完全發洩在漢使身上。他立刻召集貴臣會議，要把漢使完全殺死；不想他的左伊秩訾王（匈奴王號）却不贊成他這種小題大作的行爲。左伊秩訾王說：『僅僅謀殺一個衛律，便要把漢使完全殺死，那麼萬一有人要謀殺單于，更當如何去加重他的刑罰呢？』所以他竭力主張不殺漢使，而令他投降。

單于聽了左伊秩訾王的話，也就放棄了原有的主張；但因爲要令漢使投降，所以派了衛律去到漢使館去傳喚蘇武。蘇武見衛律來傳喚他，就用佩刀自殺。衛律趕過去奪了佩刀，把蘇武抱住。蘇武昏了過去。衛律把醫生找來，在地上鑿了一個淺淺的坑，坑裏滿佈了火炭，把蘇武就放在這坑的上面，用火來烤他的肚皮，又用指掐他的背，直至出血。蘇武



皮肚的他烤來火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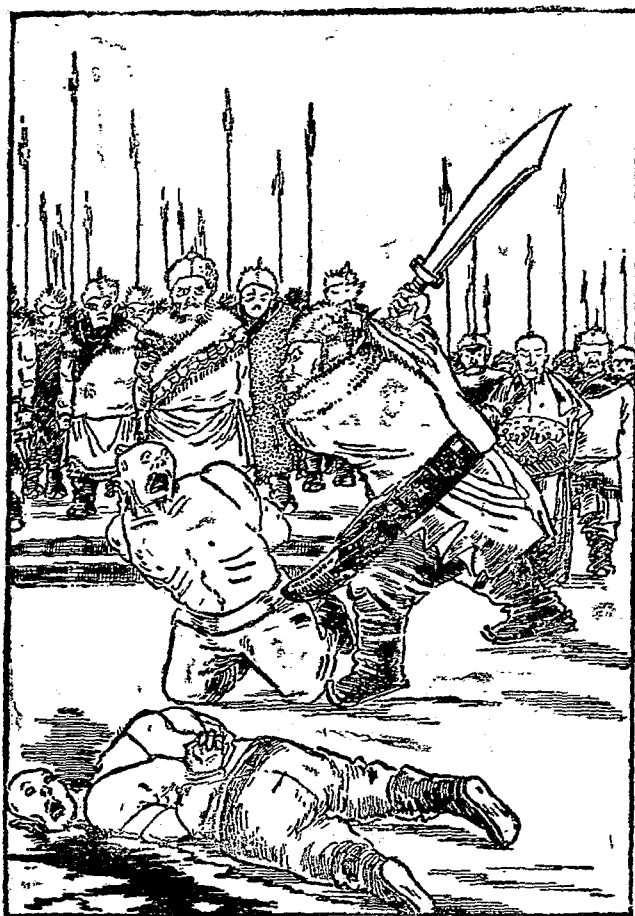
才蘇醒過來。

單于知道了這事，很佩服蘇武的氣節——每天朝夕兩次派人來問候蘇武的傷勢。過了一些日子，蘇武的傷已經痊愈，這時單于便又要想方法來使他投降了。

當虞常執行死刑那一天，單于把蘇武張勝一併押到刑場陪斬，打算借着虞常來威嚇他們，使他們投降。虞常斬殺完了，監斬的衛律便提着刀到了張勝身前，大聲說道：

「張勝謀殺單于近臣，依法應當執行死刑；不過單于有一個命令：『降者免罪！』」他說完了這話，立刻把刀提起，這時的張勝，真真丟臉——竟屈服跪在地下了。

張勝已經投降，衛律使用同樣的手段來對付蘇武，那知蘇武本打



張勝丟臉

算拚着一死來作一個模範人物，那裏還把生死放在腦海裏，所以雖然衛律那裏好像是要手起刀落，蘇武的眼裏却和沒有看見一樣。

衛律知道蘇武是不能夠用武力來屈服的，所以也就改變了方法，把威嚇變成了誘惑，裝着很親熱很誠懇的樣子，和蘇武說道：

『蘇先生！我在中國，本來是個窮人，自從降順了匈奴以後，單于對待我真正是「恩重如山」，他封我作丁靈王，使我統帥着好幾萬人馬，使我畜養着漫山遍野的牛羊，富貴到了這樣，誰不羨慕我？蘇先生！蘇先生！你今日投降了匈奴，明日一樣能夠這樣。白白的因為不投降，失掉了性命，可是又有誰來知你的情啊？』

這是何等卑鄙何等污濁的話，當然的，蘇武仍舊和沒有聽見一樣，不想衛律不識趣，却獐笑着說道：



樣一見看有沒像好裏眼他

『蘇先生！你今天不降，後來可不要反悔。你今天不聽我的話到了後悔的時候，就是想見我，也見不着了！』

這話——尤其是最後的兩句話。實在大大的侮辱了蘇武。所以半天沒有開口的蘇武，這時却忍不住大罵道：

『漢奸！你這不知羞恥的漢奸！我是大漢的使臣！我是頂天立地的男子！我見你這漢奸作什麼？南越國殺了漢使，中國便把它屠了；宛王殺了漢使，中國便把他斬了；朝鮮國殺了漢使，中國便把它滅了。匈奴殺了我，也正是匈奴滅亡的時候。我為什麼要投降？』

衛律知道蘇武是萬不能投降的了，就把這威嚇和誘惑的經過，完全報告給單于，單于得了他的報告，更是加倍的佩服蘇武的人格，因此也就更是加倍的希望他投降。

他們把蘇武關在一座空的米窖裏，好幾天沒有給他食物，恰巧天下了雪，蘇武便把雪和着旃毛一併咽下去。他們見餓不倒他，又把他遷徙到北海，沒有人的地方去牧公羊（北海是匈奴極北邊的地方）。當他去的時候，單于狠狠的對他說道：「公羊產了羊羔的時候，你再回來吧！」——意思是說他永遠不會放回來了。

蘇武到了北海以後，寒冷和寂寞自然不用多說；他們有時還故意的和他爲難——常常好幾天不給他一點食物。蘇武沒有東西吃，只好去吃一些草的子；有時餓得禁不起了，便捉老鼠吃。在這種「受活罪」的環境下，還要替他們來牧羊；但旁人在牧羊的時候，向例是拿一條樹枝或鞭子；而蘇武呢，他永遠是拿着「節」——「節」是那時候皇帝給的一種證物，有了這「節」，便可以證明這人是實在受了皇帝的命令。

— 羊 牧 武 蘇 —



羊 牧 武 蘇

蘇武的意思，以爲這「節」便是中國的代表。所以他永遠拿着「節」，也就是表示他永遠不忘中國！

恰巧在這個時候，投降來一個軍官李陵——李陵是奉命來討伐匈奴的，因爲被匈奴的軍隊包圍住，他苦戰好久，沒有方法逃走，上峯又猜忌他，救兵不到，他就投降了匈奴；單于封他作右校王，他也很喜歡他。他在中國的時候，和蘇武在一起作事，交誼很好，但他這次來到匈奴，却羞答答的，一直十幾年不敢去見蘇武。

後來，單于知道李陵和蘇武的交誼很好，就想利用李陵去引誘蘇武；他又知道蘇武的爲人，是不能夠用什麼富貴榮華來引誘的，所以他又想利用李陵從漢朝來的事實，借此勸蘇武投降，說蘇武的家庭已經完全破產，借着這個來變換他對於漢朝的觀念。

李陵受了單于的命令，就來到北海，替蘇武擺上了酒，又作了許多很難聽的胡樂。兩人吃了一會兒酒，李陵便慢慢的答謝着說道：

『單于知道我和你很有交誼，所以這次讓我來同你談談。子卿現在無論是誰，都知道你是萬不能夠再回漢庭的了；你却在這裏自尋苦惱，是爲了什麼呢？在我沒有來到匈奴以前，你的哥哥和弟弟都犯了罪自殺了；我來的時候，你們老太太已經死了；你們太太年紀是輕輕的，聽說已經嫁人了；家裏僅僅贖下兩個妹妹，一個男孩子和兩個女孩子，現在已經過了十幾年，是不是還在人世，簡直不敢推測，你却在這裏自尋苦惱，是爲了什麼呢？』

蘇武聽了這話，說道：

『愛國的人，向例是不顧家的。我已經決心這樣作了，請你不必多

說廢話吧。』

李陵討了個沒趣，只好把這事放在一旁，不去談它。過了幾天，又來向蘇武說道：『子卿！請你聽從了我的話吧！』

蘇武見他又來勸降，很慷慨的說道：

『我是早就要死的人了。右校王你一定要這樣的不留餘地，我不如就死在你的眼前吧。』

李陵見他這樣愛國，感動得大哭起來，說道：

『義士啊！義士啊！我和衛律真該慚愧死！』

說完，便拭着眼淚走了。

後元二年（民國紀元前一九九八年）漢武帝死了，蘇武得到這個消息，便天天號哭起來，不想在這個時候，蘇武却得了生還祖國的機

會原來匈奴且鞮侯單于在幾年前已經死掉，現在匈奴的統治者是他的孫子壺衍鞮單于。壺衍鞮單于看到國裏一天比一天的衰落，恐怕中國趁着這個時候來討伐它，所以他非常和中國要好，這時中國是漢昭帝在位，也就接受了他的善意，派了使臣到匈奴去。

使臣到了匈奴，問到蘇武等幾個人，單于說他們已經死了，使臣只好回國復命。第二次漢使又到了匈奴，常惠得到消息，立刻偷着跑到漢使館，把蘇武遷徙到北海的事實，完全報告給漢使（常惠等人是在蘇武遷徙到北海以後，被匈奴監視起來的）。這使臣聽見蘇武實在沒有死亡，歡喜得很，常惠又教給他：只說是漢天子打獵的時候，射下一隻帶着信的大雁，信裏邊說着這樣的話：不要說明是常惠洩漏的。

使臣見了單于，便用常惠教給他的話，來責備單于，單于果然信了。

這話，立刻向使臣請求饒恕他前次不說實話的罪；接着就把蘇武等人完全放了回來。

當蘇武回國那一天，李陵備了酒宴爲他送行，向他說道：

『你這次回國，真是空前絕後的榮譽，古時雖然也有愛國的人，却不如你這樣偉大。可憐我，自從投降了匈奴以後，老母妻子都受了我的連累，死在刀斧之下，現在比起你來，真真是天壤之別了。』

說完了，便哭着起來告辭回去。

始元六年（民國紀元前一九九二年）的春天，蘇武回到長安，天子拜他作典屬國的官（典屬國就是管理屬國的官），賜他錢二百萬田地二頃，住宅一所。當他出使匈奴的時候，本來是很強壯的；現在他的頭髮和鬚子，早就完全變白——他已經十九年沒有看見祖國了。

版 權 所 有

申報通俗讀物第八冊

蘇 武 牧 羊

著作人 杜 箴 宇

繪圖人 馮 棣

通俗讀物編刊社編輯

上海 漢口路三〇九號 申報館發行

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實價每冊國幣二分

